

讀書
卷
錄

張氏讀書
卷錄
上



嘉慶己未夏鐫

讀書臚錄

仁和孫頤谷侍御以研經蔚史之學擢上第游歷江南
道監察御史乞養歸杜門著書浙之窮經者多宗之侍
御少而淵雅與全謝山杭堇浦諸前輩往復質疑故能
實事求是不為流俗餽飭之學晚年著述益勤丹黃甲
乙靡閒寒暑家人生產事不問也嘉慶六年春侍御謝
世巡撫儀徵阮公作傳述其詳生平著作極多嗣子同
元先刊其讀書臚錄以行而乞余為之序自宋以來說
經者堅守先儒義傳不復更求其流別其失也憑虛論
斷無所依據往往為考古之士所詆譏其專主漢唐之
學者溺於名物象數而不窮其大義之所歸則又穿鑿

嘉慶己未夏鐫

讀書臆錄

仁和孫頤谷侍御以研經靡史之學擢上第游歷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歸杜門著書浙之窮經者多宗之侍御少而淵雅與全謝山杭堇浦諸前輩往復質疑故能實事求是不爲流俗餽飭之學晚年著述益勤丹黃甲乙靡閒寒暑家人生產事不問也嘉慶六年春侍御謝世巡撫儀徵阮公作傳述其詳生平著作極多嗣子同元先刊其讀書臆錄以行而乞余爲之序自宋以來說經者堅守先儒義傳不復更求其流別其失也憑虛論斷無所依據往往爲考古之士所詆譏其專主漢唐之學者溺於名物象數而不窮其大義之所歸則又穿鑿

傳會歧途雜出辭愈多而旨愈晦夫漢儒宋儒各有精微得力之處學者並觀其說融會貫通則於經學均有裨挾漢以凌宋尊宋以薄漢皆非也侍御統會羣說未嘗有心矯枉務釋其胸中所疑而後已於子史異同沿譌處亦一一辨正之其言約而賅醇而確亦迎縷解而不師心自用洵乎蓄之有源而出之有本矣經自秦火以後率多殘逸各家師授不同且篆隸之後易以今文字畫又不能無譌然必先以經解經而後能以字解經也善乎朱檢討之言曰六經如江河日月無所不包解之者惟其不背於經斯已爾侍御所著書立意與檢

討吻合使學者皆如其用心則窮溯源本而不涉於虛精審義理而不至於鑿又何聚訟之患與脞錄凡七卷續錄四卷其書盛行於時同元博聞強識爲巡撫阮公所知能以經術世其家云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春三月吳郡潘世恩序





予少時溺苦於八比文自五經章句外塾師戒勿汎涉
偶借得毛西河集於鐙下竊讀之不寐者累夕稍有啟
悟壯歲通籍承乏西曹龜勉簿領幾束書不觀者十年
逮丙申歲陳情歸里瑟居多暇始得恣意披覽又慮師
丹之善忘偶有所得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因有感於盧
抱經學士辛苦纂集煙飛灰盡之語迺略加詮次付諸
剞劂凡說經二卷說子史二卷雜識三卷唯冀直諒多
聞之君子匡其不逮而糾正其失庶炳燭之明得以及
今更定此則區區求益之心也夫

嘉慶己未六月朔日仁和孫志祖識於梅東書屋

清故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陽湖孫星衍撰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隆始遷
仁和隆生紹武紹武生光祚有孝行載省志光祚生景
雲南安寧州知州景生庭蘭以先生官誥封朝議大夫
刑部雲南司郎中加一級又以先生兄景曾官晉封中
憲大夫湖南岳常澧洞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
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
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
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丙子科舉人丙戌

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掇科皆以對策經文詳
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尙書文達公曰
修所賞拔置高第 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
用補刑部主事游擢郎中先生鈞稽律令附合經義爲
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束革除弊規一時糧艘
輸納稱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
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旣家居奉親
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
誤丹黃始徧浙中之學自明季承宋學之弊空談性命
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

宿 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尙書不守漢儒注義者
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岐而卮言出
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由
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
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
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證肅之竄改謬妄
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
論及疏以證孔叢子之非古書惜未成宋明人率臆刪
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先生病之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
盧學士文弢羣書拾補中又令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

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畧今藏於家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紀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子同元又輯續編四卷竝刊板行世又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又補汪韓門文選理學權輿中評論一卷桐鄉顧氏俱刻入讀畫齋叢書第一集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難者必燕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

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邁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婉嫻淑慎克襄內治先兩年卒嗣子同元嘉慶戊辰恩科舉人克傳家學孫世學世孝世厚世莘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祀之黷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禘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因爲題柱云申鄭難王

叔然所學先羣後紀北海之交星衍爲先生年家子也
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 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
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
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
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孫頤谷侍御史傳

揚州阮 元謨

侍御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
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
外郎陞雲南司郎中

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
復少宦情不復出以箸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
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
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讀之不寐
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
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

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於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弟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媿於科名任刑部時於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榜字非人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

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秉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閒固多靈氣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歸歟侍御所箸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旣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剽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鞫盜之獲眞贓也其有功於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眾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

五卷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
是不爲鑿空武斷之論慤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
王肅僞託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
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編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
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讀書脞錄卷之一

易贊

困學紀聞曰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

見水經注
淄水篇

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志祖案書

堯典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
此學自世祖興後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
旣宣之矣蓋謂古文尚書之學然則所謂贊云者乃書
贊尔厚齋誤記以爲易贊闔何兩家亦未舉正

鄭氏易



仁和孫志祖



言書用金 卷一
自唐孔穎達作五經正義易宗輔嗣而鄭學漸廢宋王厚齋始哀輯爲書近惠定宇復加補訂甚有功於來學然有非康成易注而誤入者數則一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云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案此出漢書劉向傳鄭氏注非康成易注也康成於彙字作夤云勤也見釋文而反遺之一小過亨利貞云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案此乃易緯乾鑿度之文非注語一繫辭兩儀生四象云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

案此則鄭乾鑿度注而非易注也一君子知微知章云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案此出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易注不云鄭注也占經解鉤沈作失名注一序卦可觀而後

有所合云易乾鑿度曰陽起于子陰起于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案後漢書崔駰傳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章懷注引鄭注易鑿度曰云云所以解本文扶陽順陰與上文可觀而後有所合義不相涉以此爲易注尤誤吾友丁小山杰始一一訂正之

易文言

易乾坤二卦之文言傳為夫子十翼之一見正義次於上

下繫之後鄭氏注易亦文言自為一篇故全書久佚而

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宋時尚存見崇文總目蓋今之混

文言於象象後者自王輔嗣始

元亨利貞

趙鹿泉先生佑云元始也元者萬物之始觀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元者善之長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皆以始

字解元字元固有訓大者然易中有言元吉亦有言大

吉恐當不同自朱子始云元大也于是為大通而至正

慈航案漢書儒林傳言費氏易與章句徒以象象繫解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釋文引上錄云費直章句四卷隋志費直注周易四卷止蓋費氏不為經文作章句但注象象等傳十篇以解經故祇有四卷其家法最為謹嚴並非存傳于經亦非僅有經傳而與解也三國志高貴鄉公言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是明言當時經傳與連之本在古時注與經皆別行蓋鄭君傳費氏之易其注并解經文以補費闕漢志易經上篇施孟梁丘三家下云章句施孟梁丘氏各篇以下書詩皆同古人經自經注自注唐人作義疏亦疏自疏與經注文體例如此故高貴僅云注連之也以傳於經自起于王弼正義言之甚明

則是四德止二德亨貞為實義元利為虛字矣又曰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則四字又側重利貞恐未然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周易稽疑云項平甫舍讀作去聲止也猶傳舍之舍謂

龍出潛時寓于此志祖案下經井卦時舍也王注亦作

棄舍解則舍當音捨本義之說是

苞桑

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鄭康成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

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亾矣其將亾矣而聖乃自繫於

植桑不亾也案苞桑桑之堅固者不當以為危亾之喻

鄭注得之通鑑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詔云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注云苞桑多根亦可證

鴻漸于逵

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與九三同正義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竝稱陸但陸不高於陸是以朱子本義從胡氏程氏之說改作逵云謂雲路也以韻讀之良是然儀字古音牛何反不與逵叶說詳日知錄且逵亦無雲路之訓不如仍舊之為安善乎楊廷秀之說易也曰自木自陸而復至于陸以退為進也與為進退其言得之矣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為陸則上九宜為阿阿儀相叶菁菁者阿是也先儒謂當作逵逵與儀非

古音韻

與地之宐

與地之宐本義引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志祖案此所謂諸本者不知何本也漢書藝文志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俱無天字其後漢書荀爽傳有者乃後人妄加惠半農易說云地之宐者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宐毛植物宐阜二曰川澤動物宐鱗植物宐膏三曰邱陵動物宐羽植物宐窟四曰墳衍動物宐介植物宐莢五曰原隰動物宐羸植物宐叢所謂地之宐者其略如此吾聞有地宐未聞有天宐

立成器

本義云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立下疑有關文周易稽疑則云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志祖案漢書貨殖傳引易仍無象字蓋師讀之異不必增也翟義傳引易又作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豈得據此又增功字乎晉棗據船賦曰立成器以備用因垂象以造舟見御覽卷七百七十

尚書釋文本異

左哀十八年傳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陸德明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穎達正義則

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尔據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陸孔竝在唐初而經文已互異若此釋文本單行後人附入注疏往往改陸以就孔頗疑此克字釋文近得其真先字後人以意改也

虞書

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歷引左傳所引夏書今皆在虞書中云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志祖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爲虞

書大禹謨以下為夏書也亭林之言為失檢

柳谷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篆邪字讀當為柳古柳邪同字而以為昧志祖案鄭氏書注已佚然其注周礼天官縫人引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是康成本正作柳穀竝不讀柳為昧也且書正義亦云夏侯等書昧谷鄭為柳谷豈仲翔誤記而誤駁之邪困學紀聞云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九經古義云鄭注尚書依賈逵所奏定為昧谷故虞氏駁之未詳所據

舜典無鎔簡

舜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蔡傳引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志祖案史記舜本紀於命夔之下亦有夔曰於十二字非鎔簡也蓋夔此言正所以荅舜之神人以和正義所謂神人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亦極言樂之神效而已豈必獨言其功乎且益稷之文方君臣交儆而夔又何以獨言其功乎此皆宋儒拘墟之論疑其所不當疑者也史記夏本紀又有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語此即益稷篇之文言各有當也或疑益稷篇重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八

字由舜典文致誤此較蘇說爲長

蓺祖、

宋人每稱太祖爲蓺祖日知錄引之甚詳蓋本書歸格于蓺祖偽孔傳以蓺爲文浴用之尔鄭康成注亦以蓺祖爲文祖見詩周頌我將正義今案書之蓺祖卽礼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蓺禰聲相近釋文云蓺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偽傳多同王注而此獨襲取鄭義何也

幽洲、

書流其工於幽洲當從孟子作幽州卽釋地所謂燕曰

幽州是也

史記作幽陵

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周繞其旁从

重川谷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志祖案今毛詩尔疋竝改从俗作洲此處偽孔傳有水可居者曰洲一語衛包之徒不察遂并經文亦加水旁其實九州之幽州從無作幽洲者正義仍作幽州良由文多不能盡改尔書中此類甚多讀者當一一證明之

丹朱冢、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上文云無若丹朱傲下文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

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冢乃知丹朱冢為兩人名朋
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冢盪舟則罔水行舟
之事是已冢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
先羿冢而後禹稷志祖案論語冢盪舟自孔安國注以
澆為冢而集注因之實則澆之盪舟於經傳無所據也
冢蓋別是一人尔斗南此論頗有理然以先羿冢而後
禹稷為次序亦失之疏然則羿善射冢盪舟何以羿先
於冢乎或以羿為堯時殛日之羿亦未必然堯時之羿
未聞不得其死也

斗南以孟子逢蒙殺羿為堯時之羿不確

三品

詩大賂南金正義云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
以梁州云厥貢鏐偽孔傳本作鏐鐵銀鏤尔正釋器云黃金
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
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檢禹貢之文厥貢
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故以鑄三鐘攷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鐘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青白赤也案偽孔傳
亦云金銀銅也與王肅同亦王注多類孔傳之一事所
以疑偽傳出於肅造也

九河

九河之名見於尔正自漢以來師儒相承守其說而不
易不知蔡傳何以增入河之經流合簡絜為一又譌絜
為潔案尔正郭注水性約絜李巡曰絜苦也則潔絜之
不可混明矣孟子禹疏九河朱子集注亦誤作潔字

絜戮

甘誓不用命戮於社戮是刑戮之意非必竟殺之也絜
戮者戮之以為奴絜奴古通字周礼鄭司農注引尚書
曰予則奴戮汝漢書王莽傳亦作奴戮古者罪人不絜
解作戮及妻子者非兩戮字本一義殺人于社經典無

慈銘案潔即絜也說文無潔字
約絜絜苦之訓亦似學文生義惟
蔡傳以簡絜為一河則大誤矣

徵用鄆子于次睢之社衰世宋襄之所為豈三代之法
哉

柰何

古文尚書之偽至今日而論定不必回護亦無庸摺擊
近之攻古文者吹求於字句之間轉滋口實使毛西河
至今存必有續冤詞之作矣如桐城姚姬傳肅左傳補
注云古經傳皆言如何若何惟楚人言柰何申叔展遠
啟疆皆楚人故左傳止此二處稱柰何老莊屈宋皆有
柰何固楚言然也偽為五子歌者不知其為楚言而誤
用之竟忘却召誥有曷其柰何勿敬之語偽古文自襲

案近人新化鄆叔績讀書偏識言
召誥當作曷其勿敬後人注柰何二

召誥非用楚言召誥非古文召公非楚人也

優賢揚歷

堯典正義曰鄭注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案憂腎陽不可解予讀左思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又魏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始悟正義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譌蓋康成尚書本以心腹腎腸為優賢揚又以下歷字屬上作句尔

綵釋載漢成湯令唐扶頌云優賢

賢 歷

王人

書說命王人求多聞孔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王人二字連讀王人猶言王者尔君奭王人罔不秉德義亦猶此也蔡傳於說命用林氏之說以王字為句於君奭又連上百姓為句而古訓亾矣淮南道應訓成王曰懼哉王人乎可為王人連讀之證孔傳雖魏晉閒人偽作猶不至如宋人之滅裂也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注疏以西伯為文王蔡傳定為武王蓋以黎國近紂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應遽稱兵天子

之畿尔然文王受命五年伐者者即黎六年伐崇明見伏

生大傳分年實事豈可移於武王竊謂戡勝也戡與堪通尔正

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當伐密與犬夷之後周道日隆黎素黨

紂為惡此舉或因黎興師犯順文王不得已而距之因

以獲勝尔如此則可無稱兵畿內之嫌而亦不必以西

伯為武王矣

周本紀明年敗者國亦與上伐犬戎伐密須書法不同

殷本紀云西伯伐飢黎者飢三字同國滅之似誤

攷定武成

疑武成有錯簡者自唐孔穎達始至蔡傳竟別載攷定

武成于後然明儒如歸震川近儒如李安溪猶紛紛改

易迄無定論今反復讀之知武成之錯簡僅丁未祀于

周廟與既生魄兩節余蓋以歷推之四月丁未為十九

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律歷志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

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饒于周廟今乃倒敘于前其

為脫簡無疑若正義疑無作神羞之語不結而以既戊

午至血流漂杵皆屬史詞云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

則誤矣夫當日禱詞無作神羞之下或尚有如荀偃禱

神崩贖禱祖之云而武王之告百官原可不具述惟孔

氏以既戊午以下皆屬之史詞則前後之紀日既倒而

詞亦不結因輾轉疑誤若以戊午師逾孟津爲武王追
敘之詞自天下大定以上俱屬王言則文義完贍亦可
無孔氏大聚百官唯誦禱詞之嫌左傳載楚芋無尹曰
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見昭七年則數商罪以告諸侯當孔壁未藏之前屬讀顯
然後儒亦何所庸其攷定乎

洪範無錯簡

洪範惟辟作福二節或疑與三德無涉移置篇末五福
六極之後案正義云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
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

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經文連屬自有深義宋儒憑臆
改經于武成洪範二篇顛倒錯亂幾不復存聖經之舊
夫洪範不獨今古文具太史公全采其文入史記宋
世家中竝無錯簡乃必欲割裂補綴不知何意然九疇
俱有演詞而入政仍不能補其闕此亦猶蔡氏之攷定
武成而以爲猶有關文者也

曰蒙曰驛

經傳作蒙驛疏作蒙圍蓋衛包所改而疏本單行尚存
古字余正釋天云天氣下地不應曰蒙邢疏引洪範曰
蒙鄭注云蒙聲近蒙則知經文本作蒙字而康成讀爲

蒙也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圉圉明也卽
引洪範此文史記宋世家作弟字之譌說文圉字注尚書曰圉其
下又云圉玉篇廣韻此下有者字升雲半有半無此叔重自釋圉
字之義而洪容齋以圉圉連讀并作二句爲逸書誤矣
又案周礼太卜注引曰雨曰濟曰蠡同蠡同曰圍曰尅賈
疏引孔注云蠡謂陰闇圍氣落圍不連屬然則僞孔傳
亦尚未改字後人因改經而并改傳尔

康誥四十八字

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此康誥之本敍也下文
在茲東土正與篇首東國相應成王旣滅武庚乃得以

殷餘民封康叔所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卽衛地也
若武王時則衛地已封武庚矣安得又封康叔乎史記
衛世家周公且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
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
墟周公且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云云康叔之不封
于武王時亦明矣宋儒徒泥于朕其弟小子封一語遂
以爲武王封康叔而又與篇首四十八字不合則以爲
此洛誥之文不知周公稱成王命以誥康叔亦猶多方
之周公曰王若曰是也朕其弟之朕周公自謂也明乎
康叔之非武王所封則四十八字決非錯簡夫然後可

以讀康誥

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三年踐奄四年建侯籩

五年營成周六年制

礼作樂七年致政

裴字、
朱子文集云裴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裴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裴忱猶曰天難諶尔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并敍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尔疋也志祖案尔疋釋詁明云弼裴輔比備也郭注引書天畏裴忱爲證則裴之訓輔淵源尔疋真漢魏以來相傳之古訓豈可以

其出於僞孔傳而疑之乎漢書孔光傳引書曰天裴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顏師古亦訓裴爲輔唯燕刺王旦傳母作裴德師古曰裴古匪字也朱子語本此尔然書中裴字正不必盡作匪字解

迪惟、

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傳云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不過以道字釋迪尔未見其爲迪字斷句也書中多用迪惟字君奭迪惟前人光卽此句例正義竟以古之人迪四字爲句誤

惠鮮

詩書附錄 卷一
無逸惠鮮解寡僞孔傳云加惠鮮乏解寡之人是以鮮與解寡分作三項言文王尤加惠於此也句法殊未穩愜蔡傳謂惠鮮云者賚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鮮字作平聲讀說亦太新黃氏日抄云鮮我方將鮮亦上聲訓善仍以惠鮮二字相連不必改爲鮮活之鮮文義自協

霍叔

僞古文蔡仲之命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正義云霍叔不監殷民於時蓋在京邑聞管蔡流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案此則孔氏之臆說也管蔡霍爲三監若霍叔不監殷民則止二監矣當管蔡流言之

時不與朝廷同心者應不止霍叔一人何獨降爲庶人乎蓋霍叔亦監殷而同時但其罪較管蔡爲輕故寬其誅故尔至路史後紀卷十云霍處以祿父降而經絕不見所出周書作雒解但云管經而卒羅莘注乃云周書管叔霍叔經死恐誤然于此知周公所謂誅管叔及致辟者非必手刃之也不得以殺兄爲周公疑矣

三朝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蔡傳云路門一日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案周禮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內朝一在路門之內

燕朝是也一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內治朝是也治朝對
燕朝而言則又謂之外朝蔡傳於此不甚分明

荒度

呂刑度作刑以詰四方蘇氏連上荒字作句云荒大也
大度作刑猶禹貢曰予荒度土功以尚書大傳引書曰
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證之似鮮度卽荒度之異文蘇讀
爲優丁小山云輯尚書大傳者讀困學紀聞破句以鮮度二字連文致有此誤然周礼太宰
之職鄭注又引書度作祥刑以詰四方則仍以荒字屬
上讀而刑字上又似有缺文蓋古書句讀之難是正者
多矣漢書刑法志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齊詩

王伯厚詩攷所載齊詩僅十餘條然其中如匡衡伏湛
蕭望之之流不過因本傳有習齊詩之語卽以所說爲
齊詩尔惟翼奉傳所云五際之要則明指爲齊詩也漢
書地理志所引齊詩子之營兮自杜漆沮班固時齊詩
未亾猶可證據至宋人如洪氏邁董氏道曹氏粹中范
氏處義所述齊詩俱屬臆說齊詩魏代已亾見隨書經籍志宋
人更何所案據邪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黍離之詩見新序節
士篇劉向世學魯詩者此蓋魯詩說洪容齋以爲齊詩

誤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此五經異義引韓魯說見周礼
鍾師疏范處義解頤新語以為齊詩章句亦誤也

毛詩置弟子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
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
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疑袁
紀之言非實也或暫置而旋罷全謝山先生云毛詩之
立學官在魏黃初時者近之吳陸璣草木疏云魯齊韓
詩三氏皆立博士唯毛詩不立博士
後漢書儒林傳序
建初中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
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毛傳非毛萇

世傳詩毛傳為毛萇作蓋據後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

長萇

傳詩是為毛詩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毛詩二

十卷漢河閒太守毛萇傳然攷鄭康成詩譜曰魯人大

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

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

敘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

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

小毛公康成元恪距毛公較近當得其真然則作詩傳

者毛亨非毛萇審矣

正義云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維參與昴

詩維參與昴毛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猶繫留蓋昴留字竝从𠄎不從𠄎𠄎即酉字𠄎為二月象陽之開𠄎為八月象陰之閉西方之宿故字从𠄎又一名留詩昴與稠猶為韻當讀為留釋文音卯非也劉字亦从𠄎而讖文有卯金刀之說大抵讖文多近鄙別字如口天為吳水丑木為梁之比豈足為典要乎

韓詩外傳引衛女詩

韓詩外傳二載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或疑此論柏舟之詩衛女謂共姜子謂共姜非衛女也此蓋指許穆夫人初許求許穆夫人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於衛侯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卒有翟難而許不能救事見列女傳故外傳此下即引載馳之詩以證之外傳引詩有與本事不相比附者有即述本事者此其例也

流離

毛氏奇齡續詩傳鳥名卷云流離惡鳥名即梟名之別

出者也詩流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此引比以為狄雖微末終當為患未可置之不聞也後衛果為狄所滅此引喻之最切者若以流離釋漂散則謂微末是漂散之子已自難通况漂散何云之子邪志祖案西伯戡黎而祖伊奔告蓋紂都朝歌黎國在上黨壺關縣偏近紂都故也衛即殷之故墟黎亾而商震黎侯失國而衛亦為狄所滅唇亾齒寒勢所必至則以流離惡鳥喻狄於情事正合古訓相傳如此自未可輕易然集傳以漂散解流離所云流離之子猶言流離之人也西河泥子字而極詆之亦過

釋文誤入注

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見秦誓傳

儀礼士昏礼

注壻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壻女之夫案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箋注者闔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乃據此謂康成曾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為俗刻所誤予於此益信讀書之難也

蠶月條桑

豳風日月但錯舉以見三正之立用朱子云變日言月言是月之日是也春日蠶月特古人之變文蓋即日五之日日三月亦未始不可正義以日月分陰陽其說失

詩書胎錄 卷一
之太巧至毛西河云自子逮巳析支之前而爲陽自午
逮亥析支之後而爲陰又云日可始子而迄于巳月可
始巳而迄于亥則益穿鑿矣解經不當如此

十月之交、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正
義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攷此辛卯日食者困學紀聞
引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劄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閏百
詩云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
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劄卽唐道士傅仁均僧一
行亦步得是月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志祖案康成

果攷得日食在幽王六年建酉之月不應作譜以十月
之交以下四詩屬之厲王時自相違反蓋黃初以來治
歷者始課日食疏密而攷此辛卯日食則疑出於後人
之傳會也

杼柚、

揚雄方言云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
案此蓋釋詩杼柚其空之義言東國土木之役不堪其
苦也疑三家本有此解而方言用之鄭箋云譚無他貨
惟有絲麻尔今盡杼柚不作也說似迂

行葦、

漢儒相承以行葦爲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
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列女傳晉
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
痛之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羨
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
德及行葦之不傷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彼行葦
德化篇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其義
竝同

彼祖矣

古讀彼祖矣爲句與上句彼作矣爲對今改祖作祖而

讀彼祖矣岐爲句誤也說苑君道篇引詩岐有夷之行
子孫其保之多其余正釋詁夷易也邢疏亦引岐有夷
之行竝可證韓詩外傳卷
三引詩同

亦服爾耕

詩亦服爾耕亦有高廩鄭箋俱訓亦爲大古亦奕字通
國語奕世載德中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竝
作亦世孔穎達正義云亦大釋詁文彼亦作奕音義同
然則孔氏所見唐初之本詩作亦字不與余正同也乃
日本七經孟子攷文據其國足利學相傳之本經注俱
爲奕字明係彼國淺人所攷攷文中所言足利本大率

類此學者無輕信爲古本也

讀書脞錄卷之二

以字爲諡

仁和孫志祖

左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諡明陸貞山案左傳附注云

鄭氏駁許慎五經異義見史記集解引此傳云諸侯以字爲

氏今此以氏作諡者傳寫譌也杜攷之不詳乃妄斷其

句而強解之志祖案杜讀誠誤然謂諡爲氏字傳寫之

譌則未必然礼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云誄其行

以爲諡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明用左傳此語又儀

礼少牢饋食礼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曰魯無

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據此二文康成讀左傳以諡字絕句而本文之作諡不作氏有明證矣駁五經異義書已久佚其引此傳文作氏者恐轉是傳寫之誤夫以字為氏則傳文因以為族四字該之矣若云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不嫌詞費乎穀梁傳孔氏父以字為諡也范甯注

城小穀

左莊三十二年傳城小穀為管仲也顧亭林日知錄據范甯穀梁解以小穀為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志祖考春秋之言穀者除亭林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

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字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語正合故杜注以為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以實之余今經傳及注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預手定本已亾無從是正

王族

左成十六年傳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攷證齊氏

召南云前後文皆作王卒疑此文亦當作王卒但襄二
 十六年傳聲子述苗賁皇之言亦作王族尋文攷義王
 卒則應比他卒良不應王族竝能良也且古本若係王
 族杜必有注今無之恐本是王卒後人因一處誤作王
 族遂兩處均改而從譌也志祖案族字不誤杜注偶略
 余不但左傳兩處竝作王族楚語亦有此文韋昭解曰
 唐云唐固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
 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其解族
 字最明確安得并左傳國語之文盡以為字誤乎
 生而賜諡、

困學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
 成子是人臣生而諡也何義門云頃得宋槧本不全左
 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注云皆死而賜
 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
 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志祖案注皆未死句絕言二人
 皆未死也即從今本有未字亦非如厚齋生而賜諡之
 說玩傳終而言之句語意自明宋槧不全本左傳四卷
 今藏歸安嚴九能元照家相臺岳本
 有未字

封父、

礼記明堂位崇鼎貫鼎封父龜左傳定四年封父之繁

弱鄭康成杜元凱注竝以封父爲古國名蓋寶龜大弓
二物皆得自封父故繫之以其國公羊傳所謂器從名
也近姚姬傳左傳補注以封父爲龜名猶句僕之類其
說太僻且以封父之繁弱謂封父及繁弱與夏后氏之
璜之字句例不一亦未必然也後世氏族譜雖多依託
然如封氏之本於封父以國爲氏確有依據豈眞爲鄭
杜所誤乎

太宰嚭、

左傳哀二十四年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于越杜注云
嚭故吳臣也案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事見史記吳越世

家伍子胥傳又見吳越春秋二說苑雜言篇越滅吳在
哀公二十二年則此時安得有太宰嚭乎陳句山先生
云史公必不誤恐二十四年之太宰嚭又是一人而杜
注誤也志祖謂越初滅吳時未必誅嚭越之誅嚭當在
季孫納賂之後史公特因滅吳而牽連書之尔或曰是
時陳亦有太宰嚭見禮記檀弓然季孫因嚭而納賂於
越則不得謂是陳之太宰也

孔子生、

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案經上文云
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

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尔穀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生左襄三十一年正義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

公羊經衍文

公羊經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同盟于幽案二傳皆無公字此經公字衍文也後十九年傳注云先是郵幽之會公皆不至疏云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亦言幽之會莊公不往董子學公羊者也然則公羊經無公字斷然矣

公羊傳脫文

攷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賈公彥疏引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文為證志祖案今本公羊傳但有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而無天子僭天之語蓋今本脫也賈氏所見唐本猶有此四字天子僭天其義甚精非秦漢以後儒者所能道也

儀礼稱士礼

儀礼十七篇非盡士礼也而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礼十七篇近儒江慎修據賈公彥序周礼廢

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因疑博士之博譌為傳而傳字易為朮遂誤作傳士朮尔志祖案儀朮之稱士朮蓋以篇首冠昏諸篇俱係士朮漢儒因有士朮之目未可以賈公彥敘節引之語竟謂傳士朮為譌字也如江說史記又將何解儒林傳秦焚書獨有士朮高堂生能言之

大燭

儀朮燕朮闈人為大燭於門外石經無大字錢竹汀先生云闈人為燭于門外與大射之文合今本燭上多大字志祖案注云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云此闈人為大燭于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據此則注疏本此處自有

大字不必援大射文以為證也恐石經誤

大史

儀朮大射儀云大史在干侯之東北石經大史監本作大夫誤也上文已云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不應複言大夫之位陸氏釋文云大史音泰後大平大史皆同可證乃監本既誤為大夫併將釋文語刪去遂不可尋究矣張爾岐儀朮句讀本不誤

小戴刪大戴

戴東遼大戴朮記目錄後語云隨書經籍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始因所亡篇數傳

慈銘案錢竹汀亦駁之曰為今大戴與小戴略同者凡六篇又許正義引大戴有辨名記政穆篇漢書儒林傳容駁駟駟云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為見大戴禮則別有曲禮篇皆可證也案隋志大戴禮

下注云梁有謚法三卷劉熙注止是大戴
又有謚法篇也

言言册金

卷二

會為是言隨志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不足
據也吾友錢廣伯馥則云晉司空長史下邳陳邵字節
良周礼論序云戴德刪古礼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
之大戴礼戴聖刪大戴礼為四十九篇是謂小戴礼見
文敘則隨志以前已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隨志之
言固自有本也小戴本四十六篇馬融附以月
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四十九
八十九十日耄、

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日耄九十日
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日耄而
於中忽插以七年日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

悼何其不祥邪况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為九十無
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志祖案白虎通攷黜篇引
礼記此文正與札記暗合然白虎通上文言君幼稚唯
攷不黜則不當但言八十九十也似從今本為得近盧
刻白虎通已據曲礼改正釋文本或作八十日耄
九十日耄後人妄加之
冠毋免、

曲礼冠毋免集說云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
不可免言吉凶皆當著冠不可脫去尔與注疏音訓俱
同竝不音問觀其注檀弓免焉始詳免制而音為問則
此處如字讀可知也學者但見注有喪冠二字遂誤讀

問而補正卽以此糾陳氏之失過矣

稷曰明粢

曲礼稷曰明粢正義載隨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惜不詳著其說惠定宇九經古義中引周礼大祝注及獻帝宗庙祝嘏詞蔡邕獨斷得其三證餘亦莫能詳也或曰詩以我齊明朱子云齊與粢同曲礼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尔豈非曲礼此句之明證乎志祖案嘗烝二名協韻言烝嘗可也明粢一名協韻言齊明不可也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礼正可爲古本無此

句之證

檀弓句讀

檀弓討敝邑之罪又從而赦之師與正義以又從而赦之句師與二字自爲一句非也當從謝疊山以師與二字屬上爲句與上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相應如此讀解方合

王制

礼記王制正義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釋文案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

言書月金 卷二
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然則文帝之王制非礼記
之王制也盧植以其書名偶同而誤牽合之尔鄭康成
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見正義
蓋亦不以漢文時之王制當之也

社稷之牛角尺

詩有捄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正義云王制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
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王制賓客二
字或即社稷之譌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
祭矣礼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

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

礼緯宗廟社稷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與王制異公羊

僖三十一年注用礼緯說春秋繁露郊事對篇引王制賓客之牛尺

逸周書月令

逸周書闕月令篇或取吕氏十二紀以補之非也馬融
論語注引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
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周礼司燿鄭司農引鄉子說與此同
召誥正義引三日粵肫蓋漢唐時此篇尚存也邢疏云
其詞今亾則宋時始佚尔其文與十二紀迥異

是察阿黨

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與上文覺龜

慈案今盧抱經校本取吕氏十二紀補
逸書之闕孫氏所指即此也近人俞理
初何如海亦皆駁之

筴占兆審卦吉凶語意不相聯屬疑有脫誤據七經攷
文云古本足利本作是月也宋本標題亦作是月然則
今本是字下脫月也二字亦呂氏春秋於是察阿上亂
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北史何妥傳引孔子云是察阿黨

曾子問脫文、

礼記曾子問云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葬而致事周人率哭而致事今注疏本誤以周率哭句
入注汲古閣本改周作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興國本大書
而為經文曰周人率哭而致事視注文復添一人字以
三代之礼竝言之未為非也志祖案何休公羊宣元年

注引孔子語有周人率哭而致事句疏云曾子問文則
知此句當從興國本作經文明矣集說本無此句

櫓巢、

礼記夏則居櫓巢七經攷文云古本礼記作櫓巢家語
亦作櫓句解本音魯予向載其說於家語疏證中德清
許周生不以為然曰鄭注謂聚柴薪居其上蓋與尔疋
豕所寢櫓相近釋文櫓或作增或作曾皆與櫓同音不
當作櫓攷文未可信說文櫓大盾也何巢之有廣疋櫓巢也

蕃鬣、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正義蕃赤也周尚赤陳氏集說

因之案蕃字鮮有訓爲赤者尔疋青驪繁鬣駮郭注引
礼記此文作繁鬣繁蕃義同邢疏所謂髦鬣繁多而美
者得之鄭注無文恐亦不以爲赤色也

學記句讀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
以大學之教也時絕句正義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
之退息必有居絕句鄭注云有居有常居也學字自爲
一句蓋總下諸目也集說則以時字屬下句學字屬上
句然解居學爲燕居之學說究牽強不如舊讀之爲安
始駕者、

學記始駕者反之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孔
氏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
馬子繫在車後而行則正義本無馬字明矣今注疏及
集說皆作始駕馬者誤

孫心

礼記緇衣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惠氏九經古義云宋
監本礼記孫心作慈一字誤爲二字也引說文慈順也
書云五品不慈爲證志祖案慈順之慈經典相承省作
孫字其作遜者俗字尔然惠氏以緇衣一字誤爲二字
則非也此民有孫心與上文民有格心民有遜心句法

一例如刪去心字而但云則民有慈豈復成文乎且有字亦無著矣

狸首、

礼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鄭注狸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案以曾孫八句為狸首之詩固未見有確據熊朋來經說又以大戴礼投壺篇弓既平張八句謂亦狸首之詩云首章必有狸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章第三章也亦鑿空臆說至呂氏引原壤歌兩句傳會狸首逸詩尤屬悠謬江慎修羣經補義取之以女手之卷然女為尔汝之汝蓋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故

云狸首者樂會時也不思礼記下文明云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而可解為室家會遇乎狸首逸詩無攷其義當如鄭儀礼注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釋文首先也因以名篇劉原父云狸首即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大夫士無主、

鄭康成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賈公彥儀礼士虞礼疏遂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蓋以士喪礼虞礼俱不言作主故也然大夫士果無木主神將何所式憑以幣主神久則朽壞非孝子事親之道蓋賈氏臆度之詞尔左哀十六年傳衛孔悝

慈錄案大夫士有主當從五經異義說陳泰甫疏證極詳

使貳車載祔於西圃杜注祔藏主石函可爲大夫士有
主之的證孔穎達云孔惺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皆狃
于鄭說而不知其非也後魏書礼志嘗辨之公羊文二
年注云主
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云
卿大夫以下正礼無主故不言之

大戴礼錯簡

大戴礼勸學篇珠者陰之陽也一段凡七十四字與上
下文語意不屬疑他處錯簡也管子侈靡篇有此文孔
廣森補注云前文有珠玉故旁及之

四戸八牖

大戴礼盛德篇

今本別立
明堂篇誤

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戸

八牖三十六戸七十二牖盧抱經先生據續漢志注定

作八聰

聰與
窓通

云若是每室之數下可不必再贅并援白

虎通辟雍篇八窓象八風四闔法四時爲證志祖竊以

爲不然此書古本作八牖非八聰也礼記明堂位疏載

五經異義引戴礼說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戸八牖

共三十六戸七十二牖正作八牖且下句增一其字則

爲總計之數義更明顯使改八牖爲八聰將四戸亦可

改爲四闔乎四戸八牖與四闔八窓言各有當也不必

合而爲一旦下文又有九室十三堂室四戸二牖古

人文章正不嫌複又何疑於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之語

讀書胎金
卷二
爲贅設乎

四書重文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疏以此二句與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合爲一章蓋曾子引易以證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日子云吾不試故藝也集注因泰伯篇有此文注爲重出而以曾子曰自爲一章誤矣孟子盡心下孔子之去魯章較萬章篇多去他國之道也一句蓋此章專明聖人去國之義他國與父母國有別也言各有當以爲重出亦誤

孔安國論語注

何晏論語集解敘旣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乃其所集諸家之說仍有安國注語後之疑僞古文尚書孔傳者往往據論語孔注以爲證今讀海盜陳仲魚鱸所輯論語古訓摘其孰謂鄰人之子知恥乎注云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謂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大可疑者予乃歎古來僞書何限惜無明眼人道破尔若僞日本孝經古文孔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其謬妄不待言矣

反論語

翟教授顛四書攷異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張升反論

語今不知反論語為何等書據其名目恐亦如劉子元輩所為是以反論語與疑孟刪孟同科也志祖案張升乃後漢人見范書文苑傳其所著反論雖不載本傳中大概如應劭風俗通十反篇之意文選注引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此語又見魏都賦注引但標張升反論乃反論中引述成語義主相反晴江誤以論語二字屬讀故疑其類疑孟刪孟余左傳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雀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鯨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張叔皮論亦張升反論之譌

康成解論語

書湯誥正義云鄭解論語用元牡為舜命禹事於時總

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

詩闕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

論語說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

案國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

下韋昭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為證蓋其時

古文湯誥未出故舊書相承以日字屬上句亦命禹為

句於詞亦順然予小子履句不知康成作何解想必不

以履為湯名余據大戴礼少閒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

名篇湯王後更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

竹書紀年則湯稱商侯履

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或以論語履為湯字之誤尚

古文

大謬湯非名也豈有告天而自稱予小子湯者乎

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當南宋時已佚故朱子亦未之見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竝得之日本國中嘗取二書衡量之則孔傳贗而皇疏似真也其中遺文佚事若管仲奪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長辨雀語張石虎難夷齊之類洵足以資多識而廣異聞且所采舊說數十家標新領異非唐以後人所能僞撰然經文與今本多異其合于史書徵引者固可擇善而從而流傳既久亦容有彼國人之竄改如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與皇音餘而今本義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是仍讀如字而不音餘

也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義疏本仍作子吾不能無疑焉好古之士當分別觀之而不徒震爲異域之祕書斯可矣

論語點句

王楸野客叢書云孔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孔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孔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志祖案中庸又云吾學夏孔杞不足徵也讀此不又當於之字下點句邪解經之不可泥一說如此

叢書又云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更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某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說志祖案陸德明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則老先生之讀解固有本矣

三歸

論語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朱子則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善說志祖案三

歸之爲臺名是也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尔詩新臺敍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娶之杭堇浦先生云古昏礼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也管仲僭諸侯故有三歸臺礼經散亾無諸侯昏礼三礼中不一及此南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此以俟深於礼者

管仲非仁

管仲才優于德輔翼桓公尊周攘夷其功元不可殁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褒其功尔如其仁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以深許之也豈有夫

子而輕以仁許管仲乎自孔安國誤解而集注因之後
世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
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祇知有管仲云尔不
知齊論之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
魯論所無而爲齊論所增者也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
舊豈容齊人刪潤點竄於其間乎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

見釋文

初疑其說之不經後

讀左傳

襄十年

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

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
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
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康成解經悉有
據依未可輕詆安得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乎

友便辟

論語友便辟辟字凡四解釋文辟婢亦反此讀辟爲僻
而集注從之者也馬融注云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此讀辟爲避也公羊傳定四年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
蓋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
者非鄭氏之意卽指釋文音此讀辟爲譬也又漢書佞

讀書附錄 卷二
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讀辟爲嬖也

趙岐注孟子、

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引趙岐本傳岐京兆長陵人年已五十因恥疾宦官數爲貶議中常侍唐玳爲京兆尹收岐家屬陷以重法岐變易姓名與其從子搢范書逃作戩竄嘗憩息於濟岱之間有安邱孫嵩年二十歲范書二十餘察其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與同載而歸藏之複壁中岐隱忍困阨者三年注成孟子數年後唐衡玳輩死因赦乃出志祖案所引趙岐本傳與范蔚宗後漢書

小異其所云藏複壁三年注成孟子此事范書不載但云藏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而已傳末著要子章句劉貢父校要當作孟以岐注孟子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何氏所引豈出謝承書邪元時謝書尚存未可知也錄之以諭讀史者

孟子章指、

趙岐孟子章指爲作僞孫宣公疏者刊去近山東孔氏得影鈔宋本刻之始復臺卿之舊然其中疑文滯義有未能盡明者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云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

子之命語出楊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云桐不愼
則有患矣案好謀臨事之語與本旨全無關涉而畏失
言之解又似牽合上章易言無責來其下乃接以故曰
師哉師哉云云語意前後不相聯屬竟不知其何所指
也

孟子異文

孟子注疏本有與集注本異者故行者有裹糧也注疏
本作裹囊案疏云行者有糧裹於囊則經文自作裹囊
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可證放
勳曰曰注疏本作日孫奭音義云日丁音駟或作日誤

有攸不爲臣注疏本爲作惟案趙注云無不惟念執臣
子之節則古本自作惟字政不足閒也注疏本作與閒
多一與字夫子之設科也注疏本子作予趙注云夫我
設教授之科則夫當音扶蓋以此爲孟子之言也集注
如字舊讀爲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注疏本作萬子
扶余者非

曰趙注云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
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笑之者欲以責之
也說固迂曲然經文自作萬子無疑志祖謂七篇萬章
所輯故於篇終特著萬子以表異之亦如論語有若所
錄故篇首大書有子曰正其例也向來訓詁家罕有及

此者

孟子異讀

趙岐注孟子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嚴九能嘗語子以趙注證古文尚書之偽者二事一瞽瞍亦允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偽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斲句而解允若為信順非也一若崩句厥角稽首句厥豎也不連崩字為文故章指有殷民厥角之語今偽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為文而訓厥為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厥角稽

類可證古讀

孟子外書

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正掇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通儒疑之余謂即其篇題之謬誤尤可直斲其為偽而無疑王充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是篇名性善非性善辨也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理蓋四篇之目當以性善為一辨文次之說孝經則必其中有推闡孝經之說而惜乎其書之久佚也今作偽者并此篇名之句投尚誤又何論其它乎或曰宋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
辨一帙則以性善辨爲篇題古矣安見其僞予曰謝氏
所藏卽僞書也後人不察或卽因此一帙而附益以三
篇亦未可知其一篇旣以性善辨標題則不得不以文
說爲二孝經爲三矣然總之皆僞也昔潛邛閻氏以漢
志尚書卷數證梅賾古文之僞余故師其意以斷孟子
外書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由是而疏通證明之儻亦潛
邛之意乎

僞古文尚書魏晉間人僞之也僞孟子外書宋以後人
僞之也魏晉間人之所僞者古文宋以後人之所僞者

僞書僞古文難而僞僞書易何則孟子之有外書僞書
也趙邠卿已譏其不能闕深似後人所依托今因其僞
而僞之卽詞旨淺陋庶幾讀者恕焉蓋作是書者較之
僞古文尚書學愈疏而心愈狡也又慮孟子逸文之有
所漏失乃於爲正篇之末凡八章而注云以下闕則雖
古書所引有在此四篇之外者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
夫有意而不至者矣未
有無意而至者也皆盡舉而歸諸所闕之列以視僞古
文之首尾完善而墨子之引泰誓猶有所遺致貽潛邛
口實者不更善於彌縫邪雖然旣云闕矣何以又云凡
八章乎嗚呼亦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鄭注孝經

後漢書鄭康成傳敘康成撰述有孝經注而謝承書無之或疑謝氏脫誤非也康成孝經注晚出前世通儒竝疑其偽南史陸澄傳云康成自敘所著眾書亦無孝經此為明證一說是康成孫小同撰近人所刻古文孝經孔傳謂得之日本國者尤不足信大唐新語開元初劉子元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今驗孝經非鄭康成所注凡十二條

鄭亦正注

周礼大宗伯疏引緯書文曜鉤天皇大帝之號又引亦

正北極謂之北辰其下引鄭康成注云天皇北辰曜魄寶此文曜鉤注語非亦正注也近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列之康成亦正注誤矣隨書經籍志有康成孟子注亦疑誤

郭璞亦正贊

郭璞亦正注外別撰圖贊二卷語極妍妙予嘗于釋文邢疏及它書中偶見數則如釋水初學記引云川瀆綺錯渙瀾流帶潛潤旁通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混東會又河出昆侖虛色白釋文引云昆侖三層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靈府釋草鞠御覽引云鞠名曰精布華

月仙客是尋薄采薄掙又卷施草拔心不死尔正翼引
 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
 興有遠旨釋木稜木桂說文繫傳引云桂生南裔拔華
 峯領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釋蟲蝟
 尔正翼引云蟲之清潔可貴唯蟬釋鳥鸛鷓鴣如鸛
 短尾疏引云鸛鷓之鳥一名墮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
 逢蒙縮手養由不睨釋獸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疏
 引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蔽其目終亦號
 咷反為我戮近讀邵氏晉涵尔正正義又得數則釋地
 比目魚云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

不得密離不為疏比翼鳥云鳥有鸛鷓似鳧青赤雖云

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飛合翮

山海經變蠻贊畧同根首蛇

云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

無異駢拇釋草菟葵穎凍云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

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釋蟲螢火即炤云

熠燿宵火物之微么出自腐草煙若散漂物之相煦孰

知其陶釋獸蝓叩鼻而長尾云寓屬之才莫過於蝓雨

則自懸塞鼻以尾厥性雖陋列象宗彝惜不著其采自

何書郭氏注山海經亦有贊抱經先生羣書拾補據道

藏本刻之竝載補遺數十則今此諸贊多有與彼文相

涉者疑莫能定或彼誤以尔疋贊爲山海經未可知也
坎律銓也

尔疋釋言坎律銓也自注疏釋文而外鄭樵陸佃諸家
俱無異說亦可無庸置喙矣乃近日解尔疋者改銓作
詮而以坎律爲吹聿之譌不知釋言上文已有律適述
也若此又云吹聿詮也不已贅乎律適與聿吹通而非
此處之義且此處銓字亦從無作詮者解經而盡改經
字以求通此郢書燕說也

慈銘案此乃儀徵阮氏之說見學經室集中王伯申經
傳釋詞序蒼擗說文吹詮也之語其義大甚精然尔疋
本文及注義固確嚴故孫氏主疋駁之孫氏與儀徵故舊而直斥其誤不少段借其後
儀徵曰此書効入學海堂經解中雖存此一條而爲之他傳推許甚至此前輩直諫不可及

讀書脞錄卷之三

史表一人兩見

仁和孫志祖

太史公作表體例多疏有一人而兩見者如惠景閒侯
年表休侯劉富以孝景元年封三年以兄子戊楚王反
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闕自歸更封紅侯於例自應附書
而表以休紅竝列誠爲踳駁又如海常侯劉福以孝武
元朔四年封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元封元年復以校
尉從擊東越封繚嫫侯而史公於建元以來侯表書繚
嫫又於王子侯表書海常豈始以宗室後以軍功故分

見兩表歟然於繚嫫功狀但云以故校尉故字從橫海將軍說擊東越功侯又不著明免侯復封之由前後判若兩人其能免於後來之指摘乎班史於王子侯表既正休紅竝列之失而於功臣表復以休紅并數爲八人顏師古曾糾之矣至海常繚嫫之兩見則班表亦沿其失而未之正也

史表疑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莊王二年有兄弟六國年表魏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二條不詳其義注家皆畧而不言嘗以詢之金海佳先生性先生云左傳

桓十八年周公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克奔燕初子儀卽克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云云周本紀則載之莊王四年案此禍醞釀已久或二年先有兄弟之釁至四年始發之史表止書有兄弟三字尚有闕文未可知也又魏世家惠王二十一年與秦會彤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年雖不合文與此同意者王不出而大臣往會也所書者秦比表畧明然文義終不可解且彤地丹名字亦近似或有脫誤

公孫固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云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

言言月金 卷三
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索隱曰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也志祖案傳詩者轅固非韓固亦不可稱公孫且不與荀孟韓非同時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固一篇注云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正戰國時人與史記合索隱之說謬矣

鹵卿秦樂閒

史記趙世家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鹵卿秦樂閒案樂毅傳廉頗禽栗腹樂乘乘樂閒之宗也閒遂奔趙則是爲廉頗所虜者樂乘非樂閒也陳句山先生兆云案國

策樂閒未嘗降趙但以計不用而入趙爾燕王旣不用其言安得復與是役而云與卿秦竝虜邪使其爲虜則燕王必不復以書招之而閒亦無所歸怨矣梁曜北云樂閒下缺奔趙二字

韓姬

史記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案韓前後無悼公亦不知韓姬何人也小司馬索隱云姬亦作玳然韓玳爲韓安相見李斯傳不聞有弒君之事亦與昭侯世不相涉故全謝山先生云此句是誤文當芟去志祖攷年表於韓昭侯十年亦載此事安得盡以爲誤文而

芟去乎君子於其所不知而闕疑焉可也若芟去則武
斷矣梁曜北云韓姬乃別一韓大夫非玘也悼公非韓
君也攷三晉遷晉靜公於屯畱後三十二年鄭取屯畱
鄭卽韓靜公遷爲家人又歷十一年爲昭侯十年疑悼公
卽靜公至是被弑也各國之君有二諡者甚多靜公在
位二年而遷故又諡悼

伍子胥傳誤字

史記伍子胥傳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遂滅
鄒魯之君以歸是時鄒魯未滅也盧抱經鍾山札記錢
竹汀史記攷異竝以魯爲虜字之通然必改之寧爲其

且吳囚邾邾卽邾子於樓臺乃左傳魯哀公八年事在十
一年敗齊艾陵之前亦與史記本文不合予攷吳世家
敗齊艾陵後有爲鄒伐魯至與魯盟乃去事則滅疑盟
字之譌也一本滅作威意亦相近

史記誤字

嘗以李善文選注校正今本史記之誤者四事一秦始
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滄池君因言曰今
年祖龍死文選西征賦憶江使之反璧告亾期於祖龍
注引史記作明年閩百詩潛邱札記引李太白詩璧遺
鎬池君明年祖龍死證今字爲明字之譌惜未援據及

此也梁曜北云初學記卷五亦作明年一齊太公世家非熊非羆見賓

戲周望兆動於渭濱注後漢書崔駰傳注同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

注與今本同今本誤作非虎非羆一孔子世家述三五之法

見東都賦事勤于三五注劉琨勸進表三五以降王元長曲水詩敘邁三五而不追

三國名臣敘贊然則三五迭隆注並同今本誤作三王又子游子夏之徒

不能贊一詞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今本脫子游二

字據困學紀聞則宋本已脫矣

漢書地理志誤字

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云禹貢潛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案

江為南紀巨川自蜀至海水程遼濶不應江行僅二千六百餘里齊息園漢書攷證疑之欲移上旄牛縣下劉奉世曰里數蓋誤八字於此條之下今攷徐鍇說文繫傳水部江字引漢書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始知今本乃傳寫之誤楚金本尚不誤也惜息園先生未曾攷證及此

漢書古今人表

漢書人表之謬誤昔賢已詳論之然古人姓名藉此表流傳可以攷鏡優劣亦未可全非也讀史者每度之高閣即顏師古作注號稱孟堅功臣而於人表亦多所缺

略唐初書籍尚多惜未能逐一證明致畱遺憾近梁曜
北著人表攷始網羅舊典補正譌舛可謂詳矣至如王
青二友謝邛章向于史畱采桑羽之類則他書未之概
見固不能穿鑿傳會也

漢書杜周傳不誤

漢書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
刻深日知錄云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
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
之卒已四年其時暴勝之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
史大夫桑宏羊坐燕王且事誅史家之謬如此志祖案

杜周傳所云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者此自
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至衛
后巫蠱事及宏羊謀反自在周卒之後本文竝不云治
桑衛獄無緣以此爲班史之謬也

漢書無名

伏生名勝字子賤見後漢書伏湛傳晉書伏滔鄭君名

榮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史漢皆不著其名蓋譜牒所

載多不足據唐書謂鄭君與其濫采寧闕之也又漢書

楊王孫亦字而非名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文翁名黨
字仲翁見張崇文歷代小志

後漢書一人兩傳

後漢書方術傳之薊子訓計子勳蓋一人也方士姓名詭幻傳聞異詞音轉字易蔚宗遂誤以爲二人余葛洪神仙傳止載薊子訓其所云陳公以葛布單衣送之至時子訓乃死正與後漢書傳計子勳事相合尤可證其非二人矣

後漢書陳球傳誤

後漢書陳球傳載球議竇太后配祔事云李咸始不敢發見球詞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宐爾誠與臣意合志祖案袁宏後漢紀李咸先執藥上書詞甚懇至袁紀全

載之靈帝感其言乃詔公卿更議而陳球始下議與咸意合尔非咸始不敢發見球詞正而後言也且范書亦載李咸時病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得生還矣之語何前之慷慨而後之依違乎一人之身前後乖錯蓋蔚宗博采眾書而忘其矛盾也

孟氏三世死義

後漢書循吏孟嘗傳云其先三世爲郡吏竝仗節死難不著其名案論衡齊世篇云會稽孟章父英

英字公房見太平御

覽四百二十一卷引會稽典錄爲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攷英引罪自子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

李北敗為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父子死義可補
范史之闕特其一世莫詳後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
七引謝承後漢書云孟政字子節地皇六年六當為府
丞虞鄉書佐時太守缺丞視事毗陵有賊丞討之未到
縣道路逢賊吏卒迸散操刀盾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
遂死於路案地皇乃王莽偽號當在孟英之先於是孟
氏三世死難之事始全乃歎昔人謂漢以後事無不可
攷者其信然乎吳志虞翻傳注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

續漢書律歷志脫誤

周甄鸞五經算術引續漢書律歷志始于黃鐘終于中

呂今本脫始于故各統一月其餘以次運行當月者各

自為宮今本統誤終月誤日又苟非革木之聲今本革誤草上生不得

過黃鐘之濁下生不及黃鐘之清今本誤作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清濁下生

不得及黃鐘之數實於律為寸於準為尺於律為分於準為寸今本

脫下又南事不生六十律終于南事故不生也今本誤作下生

謝承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已久佚陽曲傅徵君自言其家有此書為

永樂時雕本恐妄也全謝山先生云即果有之亦偽書

而已志祖案隨書經籍志云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無帝紀則謝書無本紀也北堂書鈔引封告事云出謝

承後漢書風教傳則謝書有風教傳也太平御覽引臘
日祭祀事云出謝書東夷傳則謝書有東夷傳也史通
書志篇云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訓則謝書有百官
輿服志也雜說篇云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
則謝書有姜詩趙壹傳也范書姜詩事載其妻龐氏傳中又論贊篇云
謝承曰詮與諸史不同則謝書易論贊而為詮也又雜
說篇云謝承漢書偏黨吳越煩省篇云謝承尤悉江左
京洛事缺於三吳蓋偉平為孫吳貴戚容有偏私也世
有作偽者當以此數事證之鄉先輩姚荃園之撰後漢
書補逸中有謝書予憾其闕畧廣為蒐輯得五卷視姚

本幾倍之矣

宋吳淑淳化中進注事類賦狀云謝承後漢書之類皆今所遺逸

三國志失限斷

後漢書與三國志有一人而兩史竝傳者董卓陶謙二
袁劉表呂布公孫瓚臧洪孔融魏志附崔季珪傳荀彧是也案
董卓諸人俱非魏臣卽荀彧設謀定計操嘗以子房比
之然究為漢臣而非魏臣其率在操未為魏公之先安
得列於魏志乎此陳壽之失於限斷也蔚宗傳於後漢
書是矣後之作史者皆當以是為斷

印文似成信字

魏志陳畱王咸熙元年印文似成信字注孫盛曰昔公

言書胎金 卷三
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始述所作也金海
住先生曰志云璧玉印各一印文云云則但言印文不
言璧玉也孫盛云二玉之文似欠審核或盛語別有所
承邪志祖案蜀志向朗傳注引襄陽記云得璧玉印各
一枚文似成信字則璧與玉印之文竝似成信字也故
孫盛以爲二玉之文此志誤衍一印字尔

孝愍

蜀志先主傳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
曰孝愍皇帝案此卽漢獻帝也獻乃魏世所諡後人但
稱獻諡不稱孝愍者蓋以獻爲美諡且先主時獻帝尚

在傳聞不審遽加追諡未可以爲定典也惟劉淵自以
漢氏之甥冒姓劉氏其僭卽漢王位下令有曹操父子

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語見晉書載記唐哀帝乃
朱溫所諡
至後唐明宗追諡爲昭宣光烈孝皇帝新唐書
及通鑑竝用後唐諡新唐目錄仍作哀帝誤

孫策襲袁術

吳志蔣欽傳云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攷證盧明
楷云案孫策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
術之事疑誤志祖案趙氏一清校本改李術然以策傳
核之策以書絕術之後曹公卽表策爲討逆將軍裴注
引江表傳有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

收劉璋并力討袁術之語是策未嘗無襲袁術事特軍
嚴當進而術旋死尔至策襲破劉勳乃表用汝南李術
為廬江太守是策所襲者劉勳非李術也校改李術誤
吳志丁奉傳脫文

吳志丁奉傳云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
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
拜左將軍案文選辨亾論丁奉離斐即黎斐以武毅稱
李善注引吳志曰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
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據
此則志文魏大圍之應作魏人圍之而句上尚脫魏將

諸葛誕據壽春降九字至選注黎斐力戰有功恐仍是
屯于黎漿之誤何則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奉也非斐
也

壬子春秋

晉書惠帝紀廬江杜嵩

儒林杜夷傳作崧

作任子春秋或疑任

子為杜子之誤非也任當作壬日知錄云壬子元康二
年賈后弒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

杜弢黨杜曾

晉書愍帝紀建興元年十月荊州刺史陶侃討杜弢黨
杜曾于石城錢竹汀先生攷異云以杜弢杜曾二傳攷

之曾不與弢同黨志祖案王敦傳亦云陶侃爲弢將杜
曾所敗是曾乃弢將此云杜弢黨不誤也

晉書地理志脫誤

晉書地理志有濟南郡而無北海郡濟南郡領縣五平
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細核之則五縣中除祝阿外俱
當隸北海郡而濟南自有歷城縣左桓十年注平陸縣左莊十年注
注於陵縣左昭十年注濕陰縣左哀十年注志皆無之不知何以
脫誤乃尔然觀輿地記云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攷其
屬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則其脫誤久
矣

晉書嵇康傳

郎瑛七脩類彙云嵇康魏人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
康之羞也此說本之困學紀聞固是至謂傳云山濤將
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
也康死久矣此則郎氏之誤案魏志王粲傳云時又有
譙郡嵇康至景元中坐事誅裴注引山濤行狀濤始以
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舉康自代蓋在此時至武帝受禪
後濤再爲吏部史竝不云舉康自代何得以後事率混
景元中邪且山公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是以舉康
自代見世說棲逸篇亦非辭官而舉康也

儒林參軍

晉書江統子惇傳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攷證
从宋本改為羽林將軍志祖案征西官屬不得有羽林
將軍之名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嶷傳開館立學置儒林
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蓋沿晉宋舊
制儒林參軍職主文學不當改為羽林將軍也宋本亦
誤

吳逵傳

晉書孝友宋書南史孝義俱有吳逵傳晉書敘逵行事
甚略無歲月可攷宋書則云太守張崇之三加朞命太

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南史案王韶之本傳以宋少帝景平之年出為吳興太
守則逵當傳於宋書明矣唐修晉書在沈約之後奈何
復以之充數乎

晉書菽術傳

晉書菽術傳中如佛圖澄鳩摩羅什諸傳皆全襲梁釋
慧皎高僧傳之文而不如高僧傳之詳核晉書麻襦傳
高僧傳附云石季龍石虎字晉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恆
佛圖澄著麻襦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及元帝
嗣位江左以為天馬之應高僧傳無元帝嗣位二語蓋

晉書采自小說也案石勒於成帝咸和五年僭號稱趙
傳子為勒從弟虎殺而代之麻襦在石虎時距元帝嗣
位久矣不當以為天馬之應以年代攷之殊非事實

徐廣陶潛

徐廣陶潛晉書宋書俱有傳以愚論之野民當晉宋革
命之日雖流連舊朝乞歸桑梓然在晉已歷顯職目睹
國祚傾移但哀感歔歔未能以身殉國永和之際上表
稱臣歿于元嘉二年見宋書本傳 晉宋書俱云年七
十四而南史云年過八十猶歲讀
五經一徧則不止七十四也以入宋書宐也淵明為彭澤令於義熙
二年即解印歸里高風亮節但可為晉之隱逸而不可

為宋之隱逸也晉宋書俱入隱逸傳宋書有傳毋乃淵明之所羞
乎

劉遺民

史通雜說上史記篇注云劉遺民曹纘一作續皆於檀氏

春秋有傳今晉書則了無其名案宋書周續之傳云續
之入廬山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
召謂之尋陽三隱史通所稱劉遺民殆即其人白樂天
宿西林寺詩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
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云柴桑令劉遺民是
也曹纘無攷七修類稿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
也嘗為柴桑令故陶集中有和酬劉柴桑

宋書闕卷

宋書第四十六卷全闕後人取南史補之而仍闕到彥之傳何也南史列傳之例凡其人子孫兄弟皆類聚一處故張邵傳後即附傳其子敷兄子暢宋書則各自為傳敷傳在卷六十二暢傳在卷五十九補宋書者但當補張邵傳不當併及敷暢也今乃不加芟薙致有一人兩傳之失何前後略不契勘邪宋鄭穆等編校宋書亦但以稱魏主謂與南史體同而不糾其敷暢之複出亦失之疏

庾登之

宋書謝晦傳先書同黨庾登之孔延秀等竝伏誅後書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竝皆原免一庾之身乍生乍死朱昭芑明鑄史糾譏之盧抱經先生則以為有兩庾登之昭芑誤以為一人志祖案同時除庾元龍外不聞更有同姓名為宣明同黨者即或有之史家記事亦當如侍人賈舉國師劉秀之例變文以示區別此傳同黨下庾登之三字明是衍文不必為之曲解也

羅仝生

宋書胡藩傳外兄羅仝生張南漪先生增讀史舉正云

言書附金 卷三
企卽仙字志祖案企字見說文呼堅切然此乃企字之
誤也羅企生見晉書忠義傳北史泉企周書作泉企

梁書范述曾

范述曾歷仕齊世梁高祖踐阼雖曾輕舟詣闕旋卽辭
還高祖詔加太中大夫賜絹二千匹以天監八年卒未
嘗一日仕梁也且其爲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遺
正在齊明帝世乃南齊書無述曾傳而姚思廉作梁書
良吏傳以齊之良吏充數蓋兩失之馮山公解春集中
有范明王廟紀夢一篇夢入廟見神謂曰吾齊時中散
大夫范子元述曾字也恥事二君此足以證梁書之誤

北齊書婁叡

趙明誠金石錄云北齊書婁定遠從弟叡旣附見定遠
傳案定遠爲婁昭子北齊書但有昭傳而於外戚傳又重出南北朝諸史
猥并類如此志祖案今世所傳北齊書非完書也李百
藥所闕者後人多取北史補之百藥書例稱廟號其書
神武文襄者皆非百藥元文婁昭傳亦其一也故婁叡
一人旣附見於昭傳中而又別出於外戚傳其爲後人
妄補顯然不可以此譏百藥之猥并也

明山賓傳誤字

南史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

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夷齊梁書作夷吾是也
山賓乃平原鬲人故詩以管晏況之東秦亦當作東齊
山賓非棲隱者何爲遠擬夷齊邪

鷲斬元禧非實事

北史魏宗室傳鷲字孔雀永安初封華山王咸陽王坦
謂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之鷲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
以得之攷異云鷲封王在孝莊時距咸陽王禧之誅已
二十八九年矣本傳及禧傳俱不載斬禧事恐未可信
志祖案咸陽王禧於孝文時賜死私第竝未斬首鷲因
禧子坦以老武官見嘲爲此忿懟之詞本非實事不必

據以相難也

北史儒林傳

朱明鎬史糾云張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他菑厠諸儒
林徒辱逢掖志祖案張景仁本非儒林中人史附見於
馬敬德傳後非專傳也北史儒林傳多此類如冀儁趙
文深之附黎景熙蕭該包愷之附何妥目錄俱當小字
分注今刻本俱提行別傳非也此傳寫之失不當以咎
本書

隨唐書一人兩傳

李密王世充皆爲唐室先驅者也此兩人隨唐書俱有

言書胎金 卷三
傳唐高祖及身而有天下非操可比二人之列於唐史
宜也隨書以其事在隨代而傳之猶未爲大失至裴矩
者亦隨唐書俱有傳然矩後仕唐而卒於唐代又非荀
彧輩可比隨書不當立傳

舊唐書魏知古傳

舊唐書魏知古傳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攷異云
紫微令崇所居之官也尋改二字衍志祖案紫微令卽
中書令也本有二人蓋時知古與姚崇竝爲紫微令崇
以其同官而忌憚之尠新書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
尋改二字恐非衍文

宰相世系表知古相元宗
以其爲紫微令故言相

新唐書王鎔傳

王西莊先生十七史商榷云新唐書藩鎮鎮冀王鎔傳
未敘鎔事未了闕然便止古來紀述家無此體裁當贅
一句云後事入梁在五代史志祖案史家限斷之法王
鎔終於梁世唐書本可無傳若云後事入梁在五代史
王鎔傳在五代
史卷三十九恐古來紀述家亦無此體裁也

萬齊融

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
若虛邢巨攷異云下文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
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皆舉其名今鄞縣有育王寺

常住田碑祕書監正字萬齊融撰蓋賀朝萬一人萬齊融又一人也傳脫一萬字志祖案舊書于休烈傳亦云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新書疑賀朝單名此傳下文朝萬止山陰尉蓋衍一萬字融撰見金石錄

姚班

姚思廉之孫名班新舊唐書本傳俱作班誤也舊書李尚隱傳云時姚班為同州刺史甚礼之即此人本傳云歷六州刺史同州蓋其一班莅汴州見大唐新語新書藝文志姚班俗本誤漢書紹訓四十卷亦可證蓋宋人避諱班缺

末筆與班字形似致誤舊唐書姚思廉傳云琦班別有傳不作班又節愍太子傳左庶子姚

金城公主

新唐書公主傳太平公主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宐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攷異云案長寧安樂宐城新都定安皆中宗女太平則高宗女也神龍朝公主別無封金城者惟高宗女高安公主始封宣城神龍初進冊長公主實封千戶開府置官屬此金城或宣城之誤志祖案金城公主乃中宗養雍王守礼女景龍元年以妻吐番贊普見新唐書突厥傳下通鑑卷二

百八非宣城之誤也

閩朝隱有送金城公主適西番詩

氏叔琮李彥威

氏叔琮李彥威

即朱友恭

二人皆弑唐昭宗者旋為梁太祖

所殺在末受唐禪之前新唐書以此二人附於姦臣柳璨傳中而不入逆臣名已不正乃歐公作五代史於雜傳第三十一中又為此二人立傳不但失於限斷且雜傳者但歷仕兩朝而非純臣之謂若弑君之逆賊豈可一例入雜傳乎

五代史脫文

五代史唐家人傳睦王存乂娶郭崇韜女崇韜被族宦

官誣言存乂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案存乂乃莊宗之弟安得云族邪疑莊宗下有脫文據通鑑莊宗幽存乂于第尋殺之未嘗以兵圍也蓋歐史敘殺存乂後并及朱友謙謀與存乂為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族之見朱友謙傳史文脫去一行不相承接竟誤以為族存乂尔

五代史誤字

五代史盧程傳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案任圜當作任團團乃圜之弟莊宗從姊壻故程罵之云欲倚婦力也見通鑑二百七十二卷任圜非莊宗姊壻亦不為少尹

以團圜字近後人見程傳後卽繼以任圜傳誤校改余
五代史攷證

五代史安重誨傳任圜辭疾退居于磁州重誨遣人矯
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攷證王文清案袁樞通鑑紀
事云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
誨曰任圜義士安官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此數
語任圜本傳亦不載姑附于此今案趙鳳語自見鳳本
傳非歐史有遺漏也又司天攷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
虹二五月壬子月掩上將攷證此天福三年也張希崇
傳天福三年月犯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

也我其當之乎本卷不知何以不載今案攷書月犯上
將卽月掩畢口大星非二事也故張希崇有畢口大星
邊將之語亦非歐史失載

韓通無傳

歐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自是闕事攷異云通之死
事在宋已受禪之日於例不當入五代史符彥卿李洪
信等功名顯於五代而歿在宋初卽不爲立傳史家斷
限之法宐尔志祖案史例於其人之歷仕兩朝者如符
彥卿李洪信等歿在宋初自應入宋史若韓通者未嘗
一日仕宋其捐軀殉國爲周而死雖宋已受禪不可與

符彥卿等一例立傳作五代史者又以其人歿于宋世而不爲之立傳則無可位置矣于是宋史創立周三臣之目首列韓通以補歐公之闕此又史例之所當變通者也

周太祖柴后

袁文瓚牖閒評云魏人柴翁之女初備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進其女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者乃極貴人願事之卽郭威蓋周祖也竟爲皇后志祖案此事五代史家人傳不載未詳袁氏所據何書史云太祖卽位后已先

慈銘案此事見東都事略卷三十一張永德傳及釋文登五壺清話而薛歐三史皆不載

卒但冊封爲皇后亦未嘗正位也

李瀚

著蒙求者困學紀聞諸書竝以爲李瀚攷五代史李瀚無傳附見於桑維翰傳中通鑑作李澣澣濤之弟也兄弟竝仕石晉爲翰林學士濤請誅張彥澤名節顯然澣後隨契丹北還復仕契丹爲勤政殿學士五代史四夷附錄亦作李澣

王曦諡

通鑑載閩王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與崇妙保聖堅牢塔記所稱王曦尊號睿明文廣武

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略同錢竹汀金石文跋尾云當以碑為正曦以永隆三年稱皇帝即上此尊號既沒遂以尊號為謚其時篡奪相仍諒無暇別議謚矣通鑑失載曦上尊號一事五代史并謚亦略而不書毋乃太簡乎志祖案五代史閩世家謚曰景宗與通鑑異非略而不書也通鑑蓋誤以尊號為謚尔

金史弘字

金史百官志有諸弘詳穩一員在諸部族節度使之下諸移里董司之上弘蓋部落之類而字書不載弘字錢竹汀先生云記曾有小說家書讀為管不知所據志祖

案弘疑弘字之誤蓋部落有弘聚意其讀為管者凡說

也糾詳穩見遼史耶律隆運傳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題谷應泰撰而姚氏際恒庸言錄云本海昌一士人所作後為某以計取攘為己書其事後總論一篇乃募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案此說不知所據姑識於此以質博聞海昌士子謂談遷

歸安鄭元慶今水學略例云朱竹垞言谷氏紀事本末

徐蘋邨著

名倬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禮部侍郎

蘋邨諸生時為谷所

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蘋邨得脫然幸

慈銘案此書元本實山陰張岱作本名石匱藏書谷氏為提學時以千金購得之張字宗子號陶菴文恭公元行之孫副使汝霖之子明諸生著有史闕編古啼血錄三不朽圖贊陶菴夢憶諸書或谷氏取其稿更招人增訂成書耳

矣與姚說又不同



